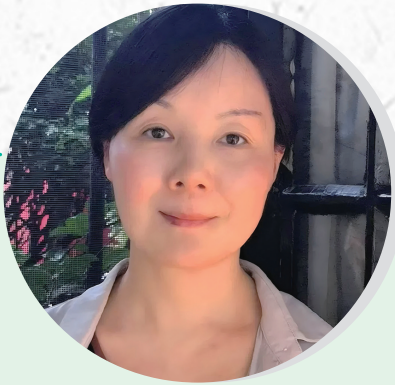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五届三毛散文奖
获奖作家眼里的定海

时间的沙漏与文学的回响



王芸 中国作协会员，文创一级。生于湖北，现为江西省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对花》《江风烈》，小说集《薇薇安曾来过》《请叫它天鹅》，散文集《此生》《穿越历史的楚风》等。曾获第三届湖北文学奖、首届江西文艺创作奖、滕王阁文学奖等奖项。

□王芸

那一刻，参观者跟随讲解员缓慢行进。由定海小沙庙桥陈氏祖屋改造而成的三毛纪念馆，一块块展板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回顾她的一生，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、精神特质，以及她用笔创造的真率、饱满、奇丽的文字世界。自然地，故乡会以最深情的方式纪念她心爱的儿女，三毛唯一一次回到故乡——定海小沙村的影像资料，录下了她情不自禁的眼泪、真诚的话语，她动情的拥抱和临别带走的那一抔泥土……这些时刻，都被故乡人仔细地珍藏。思念的情愫，也被定海人放进一枚“思念成沙”的沙漏中，在将沙漏倒置轮回间，可以反复地回溯她的一生，聆听来自岁月深处的“回声”。

那一刻，我游离于人流之外，走进了一处安静的空间。

这里，并非我一人。一张临窗的桌前，一位戴着帽子的老人伏案写着什么。我静静地浏览展板，直到两位记者进来，将镜头对准老人，与他聊起来，我才知道老人是作

家三毛的弟弟陈杰先生。

待他们离开，我走到桌前，陈杰先生在留言册上的文字，数行繁体字，个个端坐如仪：

三毛家人陈田心、陈杰、陈素珍、黄齐云再次造访爷爷宅。承定海领导改造为三毛祖居，家人心存感激并对家乡之怀念尤为深刻，特此留言于此。

10年前，一个以三毛命名的奖项在定海诞生，将三毛的家人与这片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他们一次次到来，目睹小岛的变化，目睹一拨又一拨作家、文学爱好者、游客来到这里，表达对三毛的怀念——恍如“风吹来的沙”，汇聚成那枚“时间沙漏”中金色的沙粒。

我在留言册上写下一行文字。自初三那年去北京，表姐将三毛的《我的宝贝》递到我手上，此后的学生生涯，我买过、借过、读过10多本她的书，她给我单调、封闭、拘谨的学生时代，带来如梦境一般热烈、多彩、自由、奇异的“远方”，让我看到世间还有这样一种洒脱、自在如风的生活情态，遥不可及，却令年少的我倾心向往。

曾经，我在大学寝室里，垂下帘布，戴上耳机，反复听那盒磁带，由她作词的《回声——三毛作品15号》。齐豫、潘越云空灵又充满个性表达的声线，在耳边萦绕，如飘飞的丝线连向远方，如一枚“时间沙漏”被反复倒置。《远方》《梦田》《七点钟》《飞》《晓梦蝴蝶》《沙漠》《说给自己听》……在浮躁的乐声之后，是她的形象、她的身影，她的情感、她的故事，陪伴我走过了那些羞怯、孤寂的时刻，给予我内心笃定的力量。还有《橄榄树》，那句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”，莫名地打动我，成为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。

30多年间，积累了多少想对她言说的话，都浓缩在这一行文字中。最后一笔落定，人流涌入，我起身离开，看到有人翻开新的一页，写下属于他的留言。

留言无尽，汇成与时间并行的长河。这是汇聚向她的无尽“回声”。

去年盛夏，到重庆，特地拜访了位于黄桷垭的三毛故居。她在那里出生，度过了最初的7年生命时光，之后随父母去了台湾，再之后成为行走天涯、以笔墨书写传奇一生的“三毛”，她的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

在那座与定海隔着1700多公里的老屋中，她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右腿前伸，左腿横搭，抬起的手指间

夹一支烟，赤脚、长发，坚定又不羁，仿佛在说，“我在这里，你们随意”。

二楼有一面留言板，密密麻麻的便笺纸上写满了给她的话语。我用相机拍下，放大来，一张写着“有梦 有爱 做自己”，另一张写着“和三毛一样勇敢地去追寻，走过海角天涯”。我最喜欢的一张，写着：

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/站成永恒、没有悲欢的姿势/一半在土里安详/一半在风里飞扬/一半洒落阴凉/一半沐浴阳光/非常沉默 非常骄傲

懂她的人，很多。四散如沙，终将汇聚而来。

定海人有心有情有义，让海岛一隅的小沙村，三毛的祖籍地，化作思念的涡心，以一个奖项为无声的召唤，让无数念她懂她的沙粒汇聚而来。我是其中之一。当年读三毛的作品时，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会将一棵橄榄树种进小沙的泥土中，树身悬挂的木牌上，写着她和我的名字。

奇妙的缘分不止于此，大学时代也读了王鼎钧先生的不少散文作品，书架上还摆着多年前购买的他的散文集，其中《脚印》一文，说到一个传说：“人死了，他的鬼魂要将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捡起来。为了做这件事，他的鬼魂要把生平走过的路再走一遍……”这篇文章和捡脚印的传说，读后再不能忘。

若选择了“信”，自文字中抽离起身的读者，看待人生的目光和心态，是否会发生微妙的改变？捡脚印，意味着我们所经历的生活，还会被重新回顾、审视，那在经历的一刻，我们会不会变得更审慎，或者更勇敢？

文字如透明的丝线，将远隔时空的作者、读者牵系在一起。更奇妙的缘分到来：2025年春天，我的作品和王鼎钧先生的作品并列于“三毛散文奖”的获奖名单中。我独力行走多年的文学之路，在这一刻，与我曾经心仪、敬佩的两位作家，还有许多师友，发生了交集。

这一刻，仿佛自岁月深处传来的“回声”，关乎文学对我的启蒙，关乎我对文学的挚爱……在“时间



沙漏”的倒置轮回中，什么奇迹不会发生？

自定海携回那枚“思念成沙”的小小沙漏，贴在冰箱一侧。时不时地，我将它取下，倒置过来，看金沙流淌向下……这一刻，静默中，有生命的“回声”在无声地鸣响，热烈，喧嚣。



扫码回顾
三毛散文奖

第五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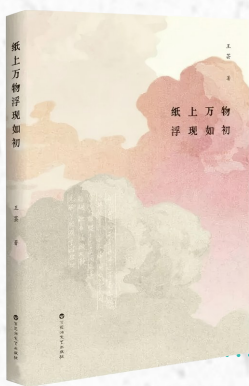
王芸打开了中国非遗文化的“密码”

书评

□来其

王芸的散文集《纸上万物 浮现如初》，获得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大奖。这是一部写非遗的书，在历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品中，唯一一部非遗题材的散文集。

题材凿空性固然是王芸冲进大奖行列的重要因素，但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对非遗独特而深刻的文学描述，才是其夺得大奖的根本。



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以“在场者”姿态，记录了剪纸、傩戏、采茶戏、傩面具雕刻等非遗项目的艺术魅力，这是作品思想内容的第一层面。

如写瑞昌剪纸：

“亦虚亦实的万物，还有历朝历代古书描摹或虚构的人物幻象，经由如喙的剪刀，赋予一张薄纸空透、残缺、疏密勾连，从而获得参差活泼又踏实的生命形态。它们，任性地在一张薄纸有限的空间内，有时候根本无视生活的常识与逻辑，却纵容了一颗心奔腾的自由与自在。”

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写了哪些非遗项目呢？

书中重点描写的，除了瑞昌剪纸，还有：南丰傩舞与萍乡傩面具雕刻，南昌采茶戏，文港毛笔制作，景德镇高温颜色釉，乐平古戏台，广昌莲文化等。

这些非遗，通过王芸带有诗意的笔触和优美的文字，被勾勒得栩栩如生。

当然，如果王芸仅仅从技艺层面描写非遗，那么，这本书与其他众多非遗文化书籍，也只是大巫与小巫之别而已。

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的文学价值，更多是体现

在王芸将非遗从技艺层面提升至文化精神的高度。她不仅记录工艺流程，更关注传承人的个体命运、非遗与乡土社会的互动，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。

其实，后者才是非遗需要“活态传承”的深刻内涵，而这，也是如今各地非遗传承中常常被忽略或者轻视的。

中国非遗文化的“密码”就藏在非遗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中，只有破解这些“密码”，深刻体会到各个非遗的精神内核，传承时才能不丢失原有的神韵。

这一“打开”，也丰富了王芸文学。

三毛的散文虽未直接以非遗为叙事核心，但其对

异域文化、民间习俗、传统手工艺及生活美学的细腻描写，客观上记录了诸多具有非遗特质的文化元素。

比如，在《撒哈拉的故事》中，三毛记录了撒哈拉威人的传统生活习俗。其中对当地葬礼仪式的观察（如以沙葬代替棺木）、巫术治疗（如用羊骨占卜）等细节，均呈现了未被现代文明同化的传统民俗，具有鲜明的非遗特征。还有，在《我的宝贝》一书中，她对自然材料的收集与再利用，也暗含了传统生态智慧的延续。而传统生态智慧，也正是许多非遗所隐藏的精神内核。